

<<京官下派>>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京官下派>>

13位ISBN编号：9787222063921

10位ISBN编号：7222063927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王金武

页数：327

字数：26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京官下派>>

内容概要

一纸调令，中央某部的后备干部庾明被下派到蓟原市任市长。

同老市长秦柏交接工作时，庾明隐约感到蓟原市内部存在着巨大的问题。

为了探领导班子的底，庾明召开了一次领导班子大会，蓟原市各大角色粉墨登场：市委书记孔骥稳健、自信，不苟言笑，一派儒家传人的气质；市委副书记杨健打科斗诨，十分老道；常务副市长吕攀出口不逊，牛比哄哄，活脱脱一副蓟原大老板的派头…… 庾明深入调查，发现蓟原局面混乱，国企大厂地下经营，财务亏空无处可查，“二把手”分庭抗争以独揽财权…… 杨健和吕攀等人百般阻挠庾明介入蓟原的实际工作，庾明本可以顺水推舟，高度超脱，轻松地渡过几个年头后班师回京，胜利凯旋，这既是部长的心愿，更是岳父所盼望的。

可，庾明天生的直率性格，路见不平、拔刀而助的天性，能否保证他面临活生生的人间现实而保持沉默和无动于衷呢？

已成为了破厂房、昔日大名鼎鼎的蓟原矿山机械厂是否还能起死回生？

蓟原市亏空的八千万资产是否能够完好无损的追回？

棚户改造能否顺利进行？

京官和地方官谁胜谁负？

不到最后，一切都是未知数！

<<京官下派>>

作者简介

王金武，男，1952年出生。

中国作协会员，辽宁作协理事，抚顺市文联主席，1995年出版长篇小说《人事潮》；1999年出版长篇小说《天美地艳》；2003年出版长篇小说《冤家路窄》。

1989年曾经编写电视剧本《大墙里的母爱》，在辽宁电视台播出后获得当年电视教育片二等奖。

<<京官下派>>

书籍目录

卷一 京官外放 第01章 告别中南海 第02章 冲破岳父的阻拦 第03章 部长的眼泪 第04章 风雪祭祖
第05章 初识蓟原 第06章 午夜舞女 第07章 接了一个乱摊子 第08章 国企大厂地下经营 第09章
“二把手”分庭抗礼 第10章 “8000万”巨款蒸发疑案 第11章 黔驴技穷的副市长们 第12章 独揽
财权 第13章 花花世界 第14章 四季美景 第15章 总统套房 第16章 美餐佳谈 第17章 舞场风流
第18章 总统套房里的耳光 第19章 往事并不如烟 第20章 高干病房 第21章 施政报告 第22章
小组讨论 第23章 妈的，又废了一炉钢！
第24章 把他扔进炼钢炉，给我烧了！
第25章 废品大王 第26章 政府衙门 第27章 日理万机 第28章 再拘杨总 第29章 上下串通
第30章 大检查 第31章 吕杨合谋 第32章 省委大院 第33章 泪洒省委书记办公室 第34章 淫窟兽
行 卷二 厄运当头 第35章 舞女报案 第36章 天上的意境 第37章 科隆谈判 第38章 市长妻子的裸
体画 第39章 浪漫邪恶的巴黎 第40章 奇异的卦辞 第41章 节外生枝 第42章 捉奸在床 第43章
通奸有理 第44章 古装婚礼 第45章 洞房花烛夜 第46章 病榻上的慈母 第47章 艺术献身 第48
章 最后的规劝 第49章 计划生育一把刀 第50章 两个媳妇 第51章 月色撩人 第52章 暗刀出鞘
第53章 寻觅淫窟 第54章 强奸犯是市领导？
第55章 市长计划外生育的真相 第56章 差点儿挨揍 第57章 命运大登殿 第58章 免职 第59章
母亲逝世，妻儿露面 第60章 “开除公职，回家种地！”
第61章 守灵之夜 第62章 大出殡 第63章 小人得志 第64章 棉花田白菜地 第65章 凄风苦雨
第66章 省长指路 第67章 流氓书记遭斥 第68章 捣毁淫窟 卷三 东山再起 第69章 企业王国
第70章 再次交锋 第71章 寸步难行 第72章 釜底抽薪 第73章 书记叛逃 第74章 联手行动 第75
章 穷途末路 第76章 恶有恶报 第77章 市场不相信眼泪 第78章 书记要跟市长拼命 第79章 收
购国企 第80章 江山空空 第81章 中央考核组 第82章 诈尸之谜 第83章 巧遇中央考核组 第84
章 支招 第85章 省长发火 第86章 省委书记视察卧地沟 第87章 君子协定 第88章 “棚改”动员
大会 第89章 你不仁，我不义 第90章 好人先告状 第91章 “棚改”出师不利 第92章 权力下放
第93章 区政府发疯了 第94章 神奇的拆迁速度 第95章 省长让戏 第96章 火热的工地 第97章
省长候选人 第98章 密谋 第99章 乔迁盛典 第100章 拉票 第101章 惊悚之夜 第102章 预选
第103章 花总的线索 第104章 高票选出省长 第105章 水落石出

<<京官下派>>

章节摘录

卷一 京官外放第01章告别中南海深秋，中南海的水汽不再给人以凉爽的感觉，风一刮，缕缕的寒气吹拂过来，让人觉出了初冬季节寒冷的来临。

一栋深灰色办公大楼的小会议室里，中央某部的几位领导正在召开部务会议。

这个部，是党中央的一个要害部门，其担负的职责让每次部务会都充满了某种神秘、庄严的气氛。这种神秘、庄严的具体体现就是：每次会议之后，接之而来的就是党和国家一批省、部级干部的重要变动。

今天研究的议题，并非一批高级干部的职务变动，而是本部年轻干部——某局局长庾明的安排问题。

这个内部问题，讨论起来你争我论，显得比平时开会做出决策更难。

部长开门见山，一开始就说明了自己的意见：“今天，我们讨论一下庾明的职务安排问题。

这几年，庾明同志一直担任部长助理，是中央领导同意的部级后备干部。

现在，是不是应该提拔起来了呀？

请大家发表意见。

”参加部务会议的人，除了部长，还有三位副部长、三位部务委员（副部级）。

听了部长的话，大家都沉思起来。

如果是在地方党委的某个部门研究提拔干部，“一把手”的话是很有分量的。

一般来说，“一把手”在会议上是不轻易表态的，既然表了态，就等于定了调，别人不好再说什么了。

尤其是在那些党内政治生活习惯于“一言堂”的单位，“一把手”的意见就是最高指示。

作为副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看着面子也得执行。

如果这时你还说三道四，甚至提出反对意见，无异于制造事端，闹不团结。

即使以后“一把手”不给你小鞋穿，你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然而，这是中央的一个要害部门。

在这里，无论什么事情，都是按照民主集中的原则决策的，绝对不会出现“一言堂”的怪现象。

现在，部长研究本部干部的提拔问题，更注意听取其他副职的意见。

“老李，庾明同志的职务，你准备怎么安排呀？”

”一位副部长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

部领导的民主作风，是这个部门的优良传统。

过去，宋部长在这儿任“一把手”时，大家就称呼他为“老宋”，而不喊其为“宋部长”。

现在，李部长接任之后，依然要求大家喊他“老李”，而不要称呼官衔。

为这，很多年轻的同志张不开嘴，他们总觉得，部长属于中央核心领导层的干部，老同志称他为“老李”说得过去，而这些年轻人，在年龄上几乎是他的晚辈，怎么好意思称人家“老李”？

于是，一些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女同志，一出口就容易喊出“李部长”来，为这，她们就挨了不少批评。

慢慢地，男女老少谁见了他都喊“老李”，其他的几位副部长也就渐渐被部下喊为“老刘”、“老王”……喊来喊去，就像这个部里没有了部长似的。

“哦，对不起。

刚才我忘了说明，准备提拔庾明同志为我们部的副部长。

”李部长强调了一句。

“哦——”听了李部长的话，其他几位同志不约而同地“哦”了一声。

看来，这个问题，是他们心中共同的谜，也是让他们共同感到有些意外的问题。

“呵呵……庾明同志，确实是一位优秀干才呀！”

”常务副部长感叹了一声，却立刻又遗憾地摇了摇头。

按照一般人讲话的习惯，只要先称某某人为“好同志”、“好人”，接下来就会有一个转折，说出很多这个“好同志”的不足之处来。

不过，接下来，常务副部长并没有说出庾明的不足之处，反而继续称赞起来：“尤其是……他出身贫

<<京官下派>>

寒。

嗯，一个农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从工厂车间的技术员干起，一直做到工程师、总工程师、企业集团总裁，后来又经过北省省委推荐到我们部里工作，一直很优秀啊！

特别是他担任部长助理之后，又考取了欧洲工商管理硕士，现在毕业回国，可谓如虎添翼。

只是……稍稍美中不足的是，他没有基层政府工作的经验呀！

如果他当过一个城市的市长，就更好了。

”常务副部长绕了半天圈子，总算是把庾明的“稍稍美中不足”说出来了。

说是“稍稍美中不足”，实际上对于庾明来说是很致命的。

目前，提拔干部的标准，虽然讲的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但是，实际操作起来，组织部门更看重干部的阅历、经验、能力。

尤其是阅历、任职经历，更是提拔干部首先要考核的重点。

干部岗位不是试验田，不能让那些空有文凭的人去这些岗位上“缴学费”；只有在某些岗位上有着任职经验的人，才能在新提拔的岗位上大刀阔斧地施展自己的才华。

现在，干部管理已经正常化，不能再沿用改革开放之初干部队伍大交替时期那种“扶上马、送一程”的保姆式做法让新干部接班了。

尤其是他们所在的这个部，是党中央的要害部门，他们所管理的干部是省和地区的党政领导；作为一个副部长，自己没有地区执政经验，如何去考核、管理这一层次的高级干部？

所以，庾明要想在这儿当副部长，就显得欠缺点儿什么了。

“呵呵，老王，你讲的这些，很有道理。

庾明同志确实欠缺地方行政工作经验。

”面对常务副部长提出的异议，李部长微微一笑，像是早有思想准备，“不过，庾明同志过去所在的长白集团，毕竟也是一个特大型企业。

听国资委的同志讲，那是个副省级企业呀！

在这种企业当总裁，也需要组织领导能力。

这，是不是可以弥补缺乏地方执政经验的欠缺呀？

”其他几位副部长和部务委员一听，这是部长在保护庾明呀！

如果是在一些缺乏原则性的单位，顺着“一把手”的意思也就算了；然而，这是在党中央机关，在部长带头创建的这种民主气氛里，他们更愿意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接下来，一位部务委员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说道：“是呀，单就庾明同志任职的级别对比和管理层次，大致也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可是，我们今后管理的是地区的党政首脑。

地方政府的事情与大企业相比，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看来，这位部务委员依然支持常务副部长的意见。

“是啊，中国官场有一句话：猛将必发于卒伍，宰相必起于州县。

庾明同志既然有这方面的缺陷，还是让他补一补吧！

”又一位副部长发言了。

看来，他也是明确倾向于常务副部长意见的。

“是啊，老李……”一位资深的部务委员发言了，“我们部的副部长是一个万人瞩目的岗位，在新提拔人选方面，我们还是谨慎些比较好。

我知道你很欣赏庾明的才干，可是，决定一个高级干部的提拔问题，毕竟不能感情用事。

现在，中央正鼓励机关干部下地方锻炼。

我建议，让庾明同志下派锻炼吧！

下去摔打摔打，他一定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高级干部。

”“哦……”李部长听了大家的意见，点了点头，他知道反对的意见明显占了上风，就没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只是总结道，“既然各位都觉得庾明还需要地方执政经验，那咱们就将他下派……不过，下派的事儿，说说容易，做起来很复杂，尤其是庾明同志，他爱人身体不好，他的岳父、岳母对他前几年出国进修就很有看法，现在刚刚回国，若是又让他下派，阻力很大呀！

<<京官下派>>

” “老李……”常务副部长看看“一把手”的神情，觉得自己带头发言提出异议也许是个错误，急忙表态说，“我们只是谈谈自己的看法，仅供你参考。

如果你觉得不合适，可以自己下决心。

也许，庾明马上提为副部长不会有什么问题；官职变动的事儿，夜长梦多啊。

呵呵！

” “既然是开会研究，我就要听取大家的意见，这种事儿如果我自己下决心就能定，那我们还开会干什么？

好了，庾明同志就下派吧！

下午，我们机关要召开大会，动员干部下基层锻炼，到时候再看看庾明同志的态度。

散会。

”部机关的干部平时分散在各局、处室，看不出人员多少，可是，一集中开大会，几千人就将部里的会堂挤得满满的了。

看人基本到齐了，部长开始宣读中央关于下派干部锻炼的意见，做下派动员。

他在台上往下瞅了半天，也没看清楚他的爱将庾明坐在哪儿，动员完毕，只好懵懂地点名问道：“庾明同志，你怎么样啊？

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只听见庾明在下面大喊：“部长，没问题，请把我放到一个最困难的地方去。

我保证改变那儿的面貌！

”第02章冲破岳父的阻拦“你非去不可吗？

”回到家里，岳父像是知道了庾明的表态，见面就问。

“爸，如果你不同意，就算了！

”庾明就知道岳父要说什么，干脆，来个以退为进吧！

这一声“爸”，叫得老人家有些激动。

一向板得紧紧的脸，显出了少见的绯红。

当了十几年岳父，他很少听到自己的女婿这样称呼他。

“我听说，中央马上要调整部级领导班子了。

你……再等一等，副部长的位置就快空出来了。

”老人家说到这儿，从烟盒里取了一支烟，举在手里，捏在拇指和食指间轻轻地转动起来。

副部长的位置空出来，就是我的吗？

庾明嘴上没出声，心里却暗暗地回应着。

“前些天，我看见了你们的部长。

”老人家大概猜出庾明心里在嘀咕什么，扬了扬脸，示意他应该注意听完自己下面的话，“你们部长说啊，你们这批国外培养回来的工商硕士生，都是人才。

在提拔问题上，部里有考虑啊。

”庾明默默地听着，并不说什么。

屋里出现了一种尴尬的气氛。

岳父的脸上显出些难堪，他把烟举在手里，玩弄了半天，还是没有点燃的迹象。

这次谈话的棘手程度，大概是他始料不及的。

为了打破僵局，善于审时度势的庾明赶紧拿起桌上的打火机，然后燃起微微的火焰，恭恭敬敬地送到老人家面前。

“爸，今天部里召开下派动员会，部长点了我的名字。

”火苗有些烫手，他下意识地把手里的打火机丢了去，“我想，我还是去的好。

”踌躇了半天，想说又不太敢说的话，借着这个动作，庾明壮着胆子说了出来。

“你走了，才瑛怎么办？

”半日不语的岳母有些愤愤然了。

此时，为了女儿，她已经无暇对老头儿进行“烟火管制”了。

一向痴呆的妻子，这时偎依在母亲怀里，两只眼睛怔怔地看着庾明。

<<京官下派>>

也许是初次听到丈夫与爸爸议论这么严肃的话题吧，这位弱智人平时迟钝的眼神里此时竟喜悦得闪闪发光了。

“才瑛是我的妻子，当然跟我去。

”庾明说这句话未加思索，想当然地从嘴里溜了出来，“我雇一位保姆，好好照顾她。

”“算啦，算啦，她去了，是你的累赘……”岳父听了女婿的话，眉宇之间立刻郁积了无限的忧愁，适才那点栩栩生气早消失得没有了踪影。

庾明感觉得出来，在这沉寂的神色里，老人家正悄无声息地忍受着因为老年的敏感而在精神上出现的痛苦。

不过，事情好歹算是有了结果。

在这次家庭论战中，他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心中的紧张情绪也悄悄地舒缓了些。

见老人家都已睡去，庾明这才推开窗子。

憋满了室内的尼古丁夹着愁苦的沉闷气氛，随着迷迷的烟雾争先恐后地向窗外散发出去。

外面，天蓝蓝的，空中传来了一阵阵愉快的鸽哨。

夜近深更，喧嚣的街道渐渐平静下来。

隔壁屋子里敛声屏息，岳父、岳母两位老人早就沉沉入梦了。

“洗澡，啊——”妻子恹恹地伸了个懒腰，拖着满是皱褶的睡衣滚下床，猫着身子疾步钻入卫生间。

卫生间传来乏味的泼水声，无聊之中，庾明将电视打开了。

电视画面上光光的，什么内容也没有。

连调几个频道，除了有一个台正在转播一场中国队定输无疑的足球比赛，其他都播放着美女广告，看到那些卖弄风骚的女明星，让人更加扫兴。

庾明叹了口气，将那只连接卫星电缆的插头插进了电视机接口。

充满异国情调的音乐声通过现代化的信息设备清晰地传了出来。

接着，电视上出现了一座欧洲城市万家灯火的夜间鸟瞰图，这表明，深夜时分到了，夜生活开始了……那种“儿童不宜”的电视节目可以堂而皇之地登场了……一个四口之家，男主人公像是去了很远的地方刚刚回家。

轿车停下来，两个孩子和妻子上去与他拥抱……深夜，夫妻二人将孩子送到楼上房间里睡觉了……接下来的二人世界里，男人、女人迫不及待地脱衣，深吻……干柴遇烈火，久旱逢甘霖……拥拥抱抱、拉拉扯扯，画面上，极力渲染着一场夫妻性战前的浓郁气氛。

西方人是怎么了？

是对导致夫妻分离现象的憎恨，还是对工作重负之下夫妻生活冷淡的提醒，抑或是……男女之间床上那点儿事，竟被表达得这般细致入微、淋漓尽致。

庾明悄悄迈动脚步，挪向卫生间门口。

未遮掩的小玻璃窗内，出现了妻子那副纤柔美丽的胴体。

在他欲焰燃烧的煎熬里，妻子浑身上下喷着腾腾热气，憨憨地笑着走来。

“你看。

”他指了指电视上被定格了的男女亲热的场面，随后试探地抱住她，并轻轻地亲吻着她微启的嘴唇。

唔——她迟疑地反应了一下，然后，两只眼睛冲着他手指的方向凝视了。

电视画面上，夫妻二人的大腿敏感部位渐渐被放大了，粗大直挺的男器攻击到女器的入口处，两者步步接近……“好吗？

”此时，他清楚地看到了她脸上闪出的一丝欣喜和欢娱。

然而，这表情仅仅是一瞬间……一瞬间，这欣喜和欢娱便立刻化为乌有了。

“他，他们，啊，不——”妻子翕下了眼睑，缩了缩肩膀，默默地低下头去。

随着身体的抖动，那副令人丧气的惶恐不安的眼神出现了。

接着，妻子冷不丁地抽出身子，惶恐地躲到了床头柜边，一双哀怜的眼光瞥向庾明。

这不是妻子看丈夫的目光，这是女人对陌生男人警觉的、戒备的斜睨。

哎！

自己出国几年不在家，妻子怎么还是这个样子？

<<京官下派>>

庾明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外国夫妻表演的床上戏结束了，电视音箱里放出了描写夜色的钢琴曲。

缓慢沉重的柔板徐徐地奏出来显得阴森森的，一股冷酷不祥的气氛弥漫了他的周围。

妻子上了床，躺下；一直等庾明走过去，温存地抹净了她溢出的莫名其妙的泪水，才放心地闭上了那双像是被恶人吓得无比委屈的眼睛。

壁灯悠悠地闪着微弱的光芒，照亮了一件件死气沉沉的家具。

庾明的心粉碎般地痛裂着，继而又充满了难以描述的懊恼和悔恨。

睡梦中，妻子的面容好似春时的太阳明媚人，在一片瀑布似的长发的映衬里，她美丽的睫毛似飞蛾展翅，鲜嫩的嘴唇不涂自红，调皮的鼻子长得翘翘的，让他看了免不了心旌摇荡……唉，只是这点痴、这点病……如果没有这一不足，他敢说，将自己的妻子列为世纪美人一点也不过分。

今夜，他没有太多的叹息。

因为，这种日子，对于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新婚之夜，他们就没有同床。

他那煎熬多年的性饥渴，在新婚的床上没有得到释放……新婚夜，媳妇儿不让男人靠身，在家乡成了丑闻、笑话。

正因为这样，他那青梅竹马的前恋人美蓉才冲破世俗偏见，与他在家乡的山谷里完成了一个并不完善的野合……是的，由于世俗的压力，当时他没有彻底放开，他想保护她的童贞，所以，两个人不过是做了一半就草草结束了。

继而，他就过上了表面上结婚、实际上独身的苦日子。

大概就是这一点，对于他的申请下派任职，岳父多次表示不同意。

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说他还年轻，最好留在北京、留在部里发展……其实，他真正担心的，是自己女儿的未来，他怕年轻的女婿到了下面任职会搞上别的女人，影响他这个高干家庭的声誉……第03章部长的眼泪“庾明啊，你过来！”

在桌案上伏了大半天的老部长，喊起了他的名字。

庾明正在收拾书案，听到喊声，立刻跑过来。

部长举着一只放大镜，费力地端详着那张铺开的大幅面《中国地图》。

老部长视力不佳，寻觅地图时常常求助于他。

“这蓟原市，在哪儿呀？”

部长敲打着地图的上方，问庾明。

庾明心中会意了，老人家正寻找他即将下派的城市呢。

他马上露出一个感激的微笑。

“看，这儿！”

庾明的手指轻轻一点。

不用找，闭着眼他也能找出蓟原在哪儿。

“啊哈，这儿呀！”

老人家的眼睛在镜片后睁大了，“这儿……一大片地方，星罗棋布的……是个城市群啊！”

“部长，有时间你去那儿视察视察吧。”

他将部长茶杯里的水续满，热情地邀请着。

“嘿，你这个庾明，脚步还没迈出去，就自当是主人了。”

部长放下了放大镜，回坐到写字台前，顺手从下面的抽屉里拽出一条中华烟，撕开包装的膜纸：“这是上海老姜来时带的，来，给你两包。”

他接过部长扔过来的烟，停止了手中的忙碌。

部长平时工作忙，难得有时间坐在办公室里。

所以，庾明当了部长助理之后，就把办公桌搬来放在部长办公室的一个角落，帮助部长处理些事务。

现在，他要下派了，部长能够坐下来，大概是要嘱咐他什么事吧！

“庾明，来部里几年了？”

“几年？”

<<京官下派>>

问起这件事他自己都觉得好笑。

他调部里工作后，不到半年就被送到国外学习；出国四年，回来后给部长当助理，“助理”没几天，又要下派蓟原。

天晓得他在部里到底干了多久。

“庾明，你这次要求下派，是想干出点儿名堂？”

“他虔诚地点点头。”

“好哇，我赞成你的想法，下派嘛，不是镀金，而是干事啊。”

不过……”接下来的这个转折，有些费力，也显得意味深长；可能是老部长要对他讲点儿心里话吧，心情显得过于沉重了些。

老部长拿起茶杯，本来是要呷一口的，但是，这茶水似乎影响了他说话的思路或者是与他此时的心情不太协调，他犹豫了半天，又将它放回了原处。

“部长。”

“庾明的声音有些震颤，老领导此种态势，令人觉得他话中藏匿着对后辈人的一种不同寻常的关切之情，“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我听着呢！”

“怎么说呢？”

我……啊，我原来想，把你派到一个省会城市，当个副市长，或者是市委副书记，也许更好一些；没想到，你却下决心要去蓟原当市长……呵，这‘行政一把手’不好干啊！”

“部长，你信不过我？”

“啊，不。”

我，只是……有点儿预感，啊，有点预感——”“部长……”他把自己的座位往前挪了挪，尊重地望着那张慈祥的脸。

“历史上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记得吧？”

“记得。”

“后人有一首诗，歌颂了他。”

“是陶渊明，他写了《咏荆轲》。”

“像陶渊明这种恬淡俊洁、鄙夷功名的人，竟对荆轲大加颂扬，真是令人费解。”

啊，他是怎么颂扬这位英雄来着？”

“原诗是背不起来了，可是结尾两句，庾明还能记起来，急忙应答：“他称荆轲‘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看来，陶公是真正喜欢这位壮士的。”

“是啊，这壮士出行时，真是出奇的悲壮啊。”

大概这就是历代文人喜欢他的原因了。”

不过，我总觉得，此人有些不甚聪明。”

嗯，不甚聪明啊。”

“是啊，临行前，他自己吟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啊……”念到这儿，他有些醒悟，念不下去了。”

庾明看到了部长那双有些湿润了的眼睛。”

“部长，你，你是担心，蓟原人不欢迎我？”

！

“老人家躬身一笑，摇了摇头。”

“那，还是你信不过我？”

“老人家仍然是微微一笑，接着又摇了摇头。”

那意思是说：要是那样，我何必派你去呢？”

庾明困惑了。”

“才瑛，她跟你去吗？”

“部长岔开了话题。”

“我想带她去。”

<<京官下派>>

” “你岳父、岳母支持你吗？”

” “我说服了他们。”

” “嗯……” 老部长站立起来，沉思了半晌，一副意犹未尽的神情。

最后，终于下决心似的拍拍他的肩头，“年轻人，听我老头子几句话，好吗？”

” “部长，你说。”

” 他乐得什么似的，忙掏出了记录本。

” “不要用笔。”

” 部长摇摇头，又指指自己的头，“要记在脑子里。”

” 庾明“嗯”了一声，将笔和本收起来。

” “第一，要切忌插手干部工作。”

” “干部工作？”

” “对，这干部提拔使用的事啊，应该由市委管理。”

” “党管干部”嘛，这是大原则。

如果你插手进去，会影响党政关系的。

” 言之有理。

庾明会意地点了点头。

” “第二，不要介入司法部门的工作。”

” “司法？”

” “是啊，这市一级的法院、检察院，还有纪律检查部门，在行政级别上与政府是平行的关系，你这个市长要是介入或者干扰人家的工作，就等于抢了人家的事。”

影响关系是小事，弄不好还会惹出乱子来。

” 这是当然的。

他想，市长的主要任务是抓经济，忙都忙不过来，哪儿有工夫管这些事呢。

” “这第三嘛……” 部长说到这儿，犹豫起来，像是很难开口的样子。

” “部长，你说啊。”

” “庾明，你是年轻人。”

” 部长的话里语重心长，“这句话我本不该说，可是，事关重大……” 庾明眨了眨眼睛。

” “听说，你和才瑛，你们俩……性生活不太和谐？”

” 庾明的脸刷一下红了。

可是，在老人家面前，他无须作假，就老老实实承认了。

” “嗯！”

我听说，蓟原市有你昔日的恋人……是大学同学吧？”

” “那是过去的事了。”

” “你这么渴望去蓟原，不会是……”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 他矢口否认。

” “这就好。”

所以，我要求你的第三条就是：不管这个女人现在处于什么情况，你都不能与她联系，更不能受她的影响。

你是一市之长，不可以感情用事！

记住了吗？”

” “记住了。”

” 庾明做了庄重而严肃的承诺。

” “好吧，” 部长扳紧了他的肩膀，脸上露出一副欣喜的神情，“年轻人，祝你成功。”

” “谢谢部长！”

” 此时的庾明，实在想不出更为合适的表达感激之情的话语和动作，便实施了最朴实的礼节，深深地向老人家鞠了一躬。

第04章风雪祭祖中央机关这一次下派干部，舆论界造得声势浩大，连外国媒体都纷纷给予了报道。

<<京官下派>>

只是，当中央机关的欢送大会开过之后，各省、市对下派干部的反应就不同了。有的省、市接到下派干部名单，只是口头上表示欢迎，并不急于让这些干部报到。

“早来了，我们欢迎；晚几天来……甚至不来也无所谓。

”这大概就是他们的态度。

这并非他们不欢迎下派干部。

大概是因为他们在干部摆布的棋盘上，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下派的干部即使是不赴任，也不会影响正常工作的进行。

而庾明的情形却不同，刚刚开了介绍信，蓟原市所在的北省省委就催促他赶快上任。

庾明想，这可能与他担任的职位有关。

一个城市的市长，政府“一把手”，面对的都是对实际问题的处理。

经济的运行、市民的生活、城市的管理、社会的治安，事无巨细……一个比一个紧急，有多少文件在等待你签发，有多少事情在等待你处理，有多少会议在等待你参加……一天无人任位，问题就会堆积成一片。

这可不比那些当副职、做助手的，一年不去，也不会影响大局。

部长找他谈话之后，他连欢送宴会都来不及参加，立马夹起文件包，在冰雪天中赴任了。

一道冰河过了，又是一道冰河。

车轮子粘连的水不一会儿就结成了冰，轧在冻得铮亮的雪道上滑得打晃。

司机不时地下车敲打敲打，竭力增加着行车的安全系数。

速度是别想快了。

这种道路，不出事故就是万幸了。

秘书长暗自庆幸：多亏带来了这辆新进口的“沙漠风暴”，若是乘那辆破“奥迪”，不把他们扔在冰天雪地里才怪。

车子吼叫着，扭摆着，一步三滑地向前推进着。

秘书长抓紧扶手，正了正晃得歪斜了的墨镜，不时透过反光镜偷偷打量着后座上刚刚接来的新市长。

新市长为什么让走这条乡间公路呢？

这事让他着实纳闷：如果走省城至蓟原的高速公路，一个小时就可以到家了。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几大班子的领导们，正等着为新市长接风洗尘。

这条乡间路，虽然僻静些，但是要绕过市界，到长白市的公路走上一段，而且，这路况也太差了。

照这个速度下去，欢迎宴会就得改到晚上。

是不是在京城繁华圈里看什么都腻了，要来这荒山野岭寻找刺激呢！

“请停一下。

”后座传来了市长的指示。

“啊，好好。

”秘书长急忙从恍惚的梦幻中折回现实，“小张，停车。

”司机拉紧了制动闸，车体依着惯性向前滑出一段。

“庾市长，你……”秘书长迷惑不解地扭过头去。

“你们稍等，我上山去一下。

”“上山？

”秘书长还没有反应过来，市长已经下车，大踏步奔山坡而去了。

“这位市长，上山干什么？

拉屎？

撒尿？

跑那么远？

”“什么拉屎、撒尿？

这是什么山，你知道吗？

”司机接了话，问他。

“什么山？

<<京官下派>>

” “庾家岭。

” “庾家岭？

” “庾家岭，也叫庾家陵。

” 司机告诉他，“山上有一片陵地，那就是庾家的老祖坟。

” “庾家？

噢……知道知道，后金那位名相。

” 秘书长恍然大悟了，“看来，新来的这位市长，身世不凡哪！”

” “怎么样？

服了吧？

” 司机伸着懒腰，数落着自己的上司，“人家这叫衣锦还乡，先祭祖先；哪像你们有些人，当个破局级干部，连亲爹都不认了。

” “放屁！”

” 秘书长回击着自己这位部下，随口溜出了一句疑问，“我说，小张，这么年轻的市长，他能够顶得起蓟原这片天吗？”

” 司机未理会他，他问话的时候，人家转过身子，朝着庾家岭张望起来。

这小子，望什么呢？

他咕哝着，也学着对方的样子，假装朝山上看去。

山上确实没有什么。

苍穹下，淡淡的一抹日光把山坡上的积雪和树木暴露得一览无余。

山间有一条窄窄的石阶小路，阶梯石块已经被破坏得难以登攀。

山顶上，隐约可见一块竖碑，孤零零地露在一片落了叶子的树梢中间。

山风乍起，风雪弥漫。

那位正在艰难攀登的市长大人被裹在风雪苍茫中，适才偌大的身材此刻竟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

唉，在这一望皆白的大地和长空中，这座孤山显得多么荒疏、多么凄凉、多么寂寞呀！

没意思，没意思！

秘书长搓着手，摇着头，嘴里冻得咝咝哈哈地缩进了车里。

第05章初识蓟原时令进入冬季，天一稍黑，遍布市区的一排排高耸入云的烟囱便争先恐后地向天空吐出滚滚浓烟。

它们腾腾袅袅，堂而皇之地散向天际，然后就和刚刚扬起的雾霭交融。

虽然夜幕未落，夕阳尚红，蓟原市却早已被裹在浓浓的烟气中，昏昏欲睡了。

“沙漠风暴”被夹在长长的车龙里，不时地随着前面的塞车走走停停。

司机小张不停地按着嘶哑了的电喇叭，车子照样冲不到前面去。

“哒哒哒”，秘书长拨通了手机，“喂，办公厅吗？”

……庾市长的车子进市了……什么，直接去‘花花世界’？

好，我马上告诉庾市长。

” “庾市长，我们直接去宾馆吧。

” 秘书长回过头来，谦恭地告诉市长，“市几大班子领导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了。

” “好。

” 后座上应了一声，接着又问，“刚才电话里说什么‘花花世界’，怎么回事？”

” “呃，这是蓟原一家大饭店的名字。

豪华得很哪！

庾市长，你去了就知道了。

那儿，不比你们北京的大酒店差。

” “老秘，喊110来！”

” 司机突然喊了一声。

这塞车的滋味，让他实在受不了了。

<<京官下派>>

“什么？”

“秘书长对部下喊他的绰号有些恼怒，“你说什么？”

“喊110来，告诉他们过来开道。”

“司机绷着脸，继续指示着。”

“好好好。”

“从司机不容置疑的威严里，老秘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我喊我喊。”

就这鸡巴狗熊速度，得猴年马月才能到啊！

“老秘一句回话，捎带着将司机骂了。”

在旋转着红色警灯的110带领下，车速明显加快了。

司机宽松了一脸的表情，轻松地往车内的收音器里塞了一盘磁带。

肖邦的船歌在荡桨似的节奏里开始奏鸣，平衡悠长的曲调里，透着淡淡的忧伤和悲愁。

铁皮包裹的空间里一经这缠绵的旋律充盈，倒让人在紧张旅途的劳累中缓解过来，长长舒了一口气。

庾明不明白，蓟原的各界政要为什么要挑选“花花世界”这种地方欢迎自己？

是想通过灯红酒绿的豪华，表明这偏远的蓟原并不落伍于潮流？

还是想通过铺张似的破费，表明他们对自己的诚意？

或者是什么原因也没有，只不过是照例行事，哪个大人物来了都在这儿接待？

但愿真正的原因是后者。

不管是什么原因，今天，这个昔日为他的进入设置了重重壁垒，令他碰得头破血流并为之魂牵梦萦、悲天恸地的城市，总算被他闯进来了！

他闯入得很成功、很体面。

他是在一个个显赫人物的欢迎声中踏入蓟原这片圣地的。

欢快的乐曲中，宽大的宴会厅里洒满了欢乐。

男人们西装革履，洒脱倜傥；女士们裙裾飘飘，华装艳丽；主客笑语，觥筹交错。

蓟原政界的两位巨头一左一右，礼貌地陪他入座。

市委书记孔骥坐在左边，稳健、自信，不苟言笑，一派儒家传人的气质。

人大主任秦柏坐右边，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刚刚从市长的职位上卸任，像是累着了，一副疲惫不堪的神情。

顺次坐下去的是市委副书记杨健，这人插科打诨，交际场上十分老到，且会巧妙地抢别人的戏。

主持欢迎会的本来是秦柏，因为他不时地插话，把老头儿弄得无地自容。

一个晚上，杨健风头出尽，十足的政客作风。

常务副市长吕翠虽然言语不多，却显得牛哄哄的。

一身名牌西服，大腹便便，不说则罢，一说则是谈天论地，出口成章，活脱脱一副蓟原大老板的派头，好像取了吕翠的名字便真的成了又强又牛的人物似的。

另外同桌的几位官员分别是市纪委书记、政协主席、军分区政委。

他们一个个显得温柔敦厚，对他礼数有加，敬而远之。

其他座席延展开去，大大小小四十余桌。

入座者一个个脑满肠肥，开席后便放肆地猜拳行令。

缠绵动听的音乐声中，庾明呷着略显苦涩的啤酒，细细咀嚼着细嫩的海鲜和那种饱含脂肪像奶酪一般滑润的蔬菜。

沿途的见闻如一张张凄楚的画片映入他的脑海：北风呼啸，破破烂烂的棚户区内，教室里四面透风；小手冻得裂口的孩子们，看到他送给他们的文具盒，一个个乐得喜笑颜开。

马路边，一排排腰扎草绳、裹了破棉絮大衣、冻得跺着脚沿街叫卖的下岗职工们。

他们伸出抖动的手，哆哆嗦嗦地为顾客称着斤两，为了一角钱，双方不休地争执着……兀地，他的心情开始下沉。

临行时老部长的伤感，他那一直未予表达出的预感，伴着一种不祥的情绪升至心头。

“要跳舞吗？”

“市委书记探询地问他。”

<<京官下派>>

“我不会。”

” “不跳也好，我也不会。”

” 市委书记松了一口气，像是有千斤重负从他肩上卸了下来。

“嘿，我不信，庾市长留洋四载，竟不会跳舞？”

” 杨健一把拉起他的胳膊，“来，看我给你找的舞伴，漂亮不漂亮？”

” 杨健一挥手，一个浓妆艳抹、袅袅婷婷的小姐迈着轻盈的脚步走了过来。

“杨书记，我确实不会。”

” 庾明推辞着。

庾明不是不会跳舞，也不是不想跳。

可是，他知道，倘若自己下了舞池，眼前马上就会出现借着酒力群魔乱舞的场面，这是他不愿意看见的。

“来来来，没问题，你这京官，别瞧不起咱山沟里的老百姓啊！”

” 说着，杨健将那位小姐一把揉到庾明的怀里。

庾明的眉头微微一皱，随即向市委书记投去了求救的目光。

“算了算了。”

庾市长坐了一天车，应该休息了。

” 市委书记一边说着，一边穿起了衣服。

“那，改天再补。”

” 杨副书记显得很扫兴。

夜至深处，万籁俱寂，地处市中心的高干住宅区内灯火通明。

参加了今晚宴会的上层政要们，大概都正在家里向夫人汇报对他庾明的第一印象吧。

今晚、明天，近些日子，庾明将成为他们议论的重要话题了。

从晚宴上杨健和吕攀流露的话语来看，他们似乎不想让庾明介入蓟原的实际工作。

“大事小事我们哥儿俩替你顶着哪！”

到紧要场合，你出面握握手、举举酒杯就行了。

” 听这话的意思，他在这儿不用操心，不用费力，只要名义上顶着一个市长的帽子，就可以轻松地完成下派任务。

当然，他们的话里还隐含着一种未尽之意：我们哥儿俩不能白白为你尽力，作为交换条件，你必须把权力交给我们。

当今是个盛行“活命哲学”、“利益双赢”的时代，人是怕难不怕闲的。

面临蓟原这样的局面，庾明完全可以顺水推舟，高度超脱，轻松地度过几个年头，然后班师回京，胜利凯旋。

这既是部长的心愿，更是岳父所盼望的。

如果才瑛的病好了，几年之后，他可以在京城过上一种安定的、人人羡慕的夫贵妻荣天堂一般的好日子。

只是，自己这天生的直率性格，这留学多年，总想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做出重大政绩的欲望；还有，祖宗传下来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天性，能否保证他在面临活生生的人间现实而保持沉默和无动于衷呢？

第06章午夜舞女大钟敲了十二下，午夜来临了。

“花花世界”的大厅门口又热闹起来了，出租车一辆一辆驶来，向那些吃完喝完玩完还不想回家的人揽着生意。

司机们望着前厅大门里即将涌出的蠕动的人群，想象着官员和大款们销魂的享受，心里禁不住涌起一股愤恨且又羡慕的复杂情绪。

大门开启了，一楼舞厅里跳舞的人开始拥拥挤挤地走出来。

铁羽推着自行车，把身子闪在铁护栏后面，看着那些衣巾臃肿的人影子逐渐散开，说着笑着奔出租车而去。

渐渐地，人影子稀疏了。

<<京官下派>>

在自动门一开一合散出的一线线摇曳的灯光里，照出了一张张肥嘟嘟通红的男人的脸和女人们卖笑之后流露出的无奈神情。

突然，铁羽看到了一张他经常看到的脸。

现在，这张脸厚颜无耻地笑着，讨好地看着一同走出来的散着披肩发的一个少妇。

这少妇正是他的妻子花美玉。

他看到妻子和那男人并没有随着人流往外走，而是簇拥着行向暗处。

在苍茫的夜光里，二人彼此靠近了，两个影子渐渐混合成一个模糊的轮廓。

铁羽的心一下子紧缩了，然后一阵酸酸的痛。

在出租车射出的灯光里，他看到那男人引诱地从衣兜里往外掏出点儿什么向妻子显示着。

妻子犹豫不决，只是拿手指头摩擦着披巾的一角。

等到男人伸出胳膊肘儿，欲要搂抱妻子的腰肢时，妻子突然向他的肩头一拍，随后灵巧地闪开了。

铁羽的心一下子落了下来，就像是从黑暗的深渊上头摇荡了半天，终于回到了心灵的安全地带。

他看到那男人叫了一辆出租车。

车子驶到他面前，轰鸣了一声，响一响喇叭，然后朝着阒无一人的站前大街方向驶去了。

“傻子，看什么呢？”

“妻子带着一丝得意，来到了铁羽的身边。”

“哦？”

“没看啥，那、那个男的……” “哼，他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妻子说着，一屁股坐在自行车前部的横梁上。”

“扶好。”

“铁羽提醒着自己的妻子，顺势往前一推，右腿跨上了车。”

“冷啊！”

“妻子冻得滋滋哈哈地搓着手掌，随后拉紧了脖子上的围巾。”

“美玉啊，不是我说你。”

以后，跳舞完事就赶紧往外走，别和那些男人往黑影里钻，省得他们缠着你。”

“什么，我让他们缠？”

你放屁！

“妻子在前面委屈地嚷嚷开了，” “你知道我去干什么？”

我是向他要打车费，跳舞时他答应给我的。”

“铁羽自知理亏，不再吱声。”

然而，心中那隐匿的酸痛，此刻却又涌起来了。

“唉，今天晚上失去了一个挣大钱的机会。”

“什么机会，你们又要熊哪位大款？”

“什么大款？”

是新来了一位市长，开欢迎宴会。”

说是宴会上要跳舞，我们陪舞的每人可挣一百元。”

谁知，市长不跳。”

“假正经。”

“不过，这个人，让人一瞅啊，倒是一脸正气。”

“一脸正气？”

狗屁！

这些当官的要是能耐，先把咱们厂子救活。”

让我这男子汉上班干活，养活自己的老婆孩子呀！”

这一天到晚人不人鬼不鬼的，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这次轮到妻子不言语了。”

一声重重的叹息里，透出了深深的伤痛。”

车子驶出市中心，拐弯抹角地，进入了一条两边长满松树棵子的小路。”

<<京官下派>>

夜静静的，他们默默地向前行驶，听着车轮下的冻雪被轧得吱吱咯咯地响。前面，是他们停产几年的矿山机械厂，厂房破烂烂的，在星光下显得灰白而凄凉。掠过这片厂区，便进入了一栋栋紧密毗连的平民小舍，这就是当代城市里的贫民窟——棚户区。两个人相依为命的家便在这儿，这原本不是他们想长住的地方。多少年来，他们就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从这儿搬出去，住上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可是，没想到，就连这样的日子，也眼瞅着过不下去了。

车子进了小胡同。

破铃儿一振响，小屋里的灯一下子亮了。

“妈！”

“孩子听见动静，欢快地喊叫了一声。”

“哎！”

“妈妈心疼地答应了一声，不等车子停稳，便飞快地冲进院子开门了。”

“妈妈，你，你别再上夜班了。”

爸爸天天去接你，我自己在家里……怕！”

“不知情的孩子苦苦哀求着。”

铁羽听到这儿，将车子狠狠地往墙角一摔，随即仰天长叹，悲愤的泪水汨汨地流淌出来。

第07章接了一个乱摊子简朴的写字台上，堆积了形形色色的卷宗：红头文件、内参、请示报告、简报、期刊……蓟原市所有行政事务的公文都到了最后的阶段，呈报坐在这儿的市长大人签署定夺。

看到这些文案，庾明想起了老部长的写字台，那上面也是堆满了卷宗和要批阅的公文。

外界那些不知情的人，看到领导们拿着笔写写画画，以为这便是“做官”的主要内容了。

有些人甚至幻想这些文件一经批阅，便会雷厉风行地执行下去，对社会命运的激流产生巨大的影响。

实际上，社会命运的潮流并不完全服从于官方文件。

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流向它应当流向的另一一些河谷的。

“啊，坐，坐……”在正式交接工作之前，老市长秦柏以主人的身份招呼着他。

秦柏一屁股坐在自己坐了多年的旋转椅子上，拉开抽屉，简单地清理了一下不多的物件。

然后，盯着那些堆积如山的文件皱起了眉头。

“喂，小霞！”

“秦柏拿起电话喊了一声。”

话音一落，一位身穿拖曳及地百褶长裙的女职员婀娜多姿地走了进来。

她看见庾明，礼貌地点点头，接着又娇柔地喊了一声“秦市长……”“把这些东西全清走。”

“秦柏指了指眼前这座文件山，‘告诉这些单位，庾市长上任了，有问题按新的程序请示汇报。’”

“是。”

“小霞低下头，朝桌子上看了看，两只手伸向了文件堆，开始分类清理。”

“我介绍一下，这是庾市长。”

“老市长站起来，冲着庾明指了指。”

“你好，庾市长。”

“小霞抬头，大大方方地冲他伸出手来，‘在机关欢迎会上，我们见面了的。’”

“‘她是政府机要秘书季小霞。’”

“秦市长说完，低头重新翻腾起东西来。”

“季小霞同志，我初来乍到，请多关照。”

“庾明客气地说。”

“庾市长客气。”

“季小霞笑了笑，‘你是领导，我是部下，请求关照的应该是我。’”

“季小霞抱起一大堆文件走开了，桌面上立刻变得干干净净的。”

偌大的办公室里空荡荡的，像是没有了内容。

“庾市长，来，坐这儿。”

“老市长站起来，指了指自己的位置，话语里一副临近退位时慷慨让贤的神态。”

<<京官下派>>

“老市长不必客气，”庾明欠了欠屁股，“直呼我的名字吧！”

“啊，庾明，嗯，怎么说呢……”秦柏朝那空空的桌面上望了一眼，似是有很多很多的感慨。

“哦，庾市长，我想起一句古人的话……说是‘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

’这像是哪本史书上写的……”“好像是《周书》，是召公劝诫成王的诰词吧？”

庾明脱口而出。

不读点儿古文，与这些老者对话是很难的。

“我呀，这班交得不怎么光荣啊。”

秦柏有些伤感，伤感中透出隐隐的痛苦，“我交给了你一个乱摊子啊！”

“老市长，别这么说，你打了很好的基础。”

“基础，哈哈……”秦柏摆摆手，“咱们搞行政工作，可不兴打官腔……说句到家的话吧。

现在，咱们市财政的家底啊，就像这张桌面，光溜溜喽……”庾明点点头，既然说话说到家，客客套套也就没有意思了。

“实际上，蓟原市可以搞得更好一些。”

秦柏打开话匣子，倒是有些收不住了，“到了这一步，我承认自己有责任；不过，我并不服气！”

老市长的这句话出乎庾明的意料。

蓟原市领导班子不团结，他早就耳有所闻。

不过，这个时候，他不想听到这方面的内容。

“我呀，年纪是老了些；可是，说真的，我觉得我自己的思想观念、能力水平并不比那些所谓的年轻干部低。”

秦柏的腔调里有了些慷慨激昂的情绪。

“秦市长，”庾明低低地喊了一声，并悄悄地将那个“老”字免去了。

这年代，谁都忌讳“老”字，“这些事……”最好别谈。

这是他的言外之意。

“哦，我不该说这些……”秦柏自觉失言，却有些不甘就此刹车，“不过，庾明啊，我提醒你，蓟原市有些年轻干部，思想意识……很成问题啊！”

“年轻干部？”

庾明心里很清楚，秦柏说的是市委副书记杨健、常务副市长吕肇。

听说，这两个人为了早点接班当“一把手”，常常去省委组织部告孔书记和秦市长的状。

不过，他现在不能让秦柏将这个话题展开。

“秦市长，”庾明迅速调转话题，“我年纪轻，缺乏经验。”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市政府工作第一步棋怎么走，还请你亮出经验，教我几招啊！”

“哈哈，教，不用啊。”

对蓟原的事，你早就胸有成竹了吧？”

“秦市长，我是诚心诚意的。”

庾明恳求道。

“好，庾明，难得你这么客气。”

经验嘛，我没有；建议，倒是两条。

“第一，我建议，这些日子你不要忙着开大会，不要着急发表一鸣惊人的施政演说，不要急于上电视亮相。”

蓟原的老百姓，对这一套早就腻了。

你吹得再花，他们也不相信你的话；还是先摸摸蓟原的情况，情况熟了，心中有数，说话才有底气。”

“第二，要摸透情况，你先到困难的大企业走一走，到棚户区的下岗职工家走一走。”

你为他们办点实事，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然，要让分管的副市长陪你一起走，听听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这样，既摸了情况，也考核了你的同僚。”

“好，我记下了。”

庾明感激地点头称是。

<<京官下派>>

“还有，如果你不嫌我老头子啰唆，我再提醒你三件事……”“欢迎指教。”

“第一嘛，不要介入干部工作。”

“第二，切忌介入司法方面的事情。”

有些案件，你可能很气愤，但是也不要卷进具体问题中去。

“这第三嘛，哈哈！”

年轻人，我不怕你生气。

在工作中啊，离女人远点儿，蓟原有些年轻干部整人，很会拿女人做文章。

啊哈……”一番高论，说得庾明目瞪口呆。

这三条，怎么与老部长说的条条吻合、丝丝相扣呢！

第08章国企大厂地下经营老“奥迪”驶出市区，开始剧烈地颠簸起来。

路面高低不平，轮子轧在上面蹦蹦跳跳，车里车外咣当咣当直响。

司机一边骂着道路，一边紧张地操纵着有点不太听话的方向盘。

进入城郊，市区的喧嚣渐渐弱了。

一幢一幢土不土洋不洋的旅店、酒家、卖店，不断地闪过。

富裕起来的农民财大气粗努力追求城市时髦的建筑物，一一从车窗外掠过。

美术字题写的匾额与迎风招展的幌子同悬共挂，映衬着火红夸张的门面。

店前的停车场上，锃亮的小轿车与粗大的泔水缸并排陈列，显示着现代与传统、前卫与朴实的交错。

路边的小姐们一身红衣绿裤，唇红齿白，热情洋溢地向路人微笑着招揽着生意。

可是，你一看她们那胖乎乎的身材，那副懒洋洋地坐在凳子上无精打采的样子，就会让你想起农村的管家婆，浑身上下不舒服了。

“这农村啊，人再富也是土财主，土财主……”秘书长点评着沿途的风景，疲倦地打了个哈欠。

“别瞧不起土财主，人家在路边开一个店，就够你干一辈子了。”

司机小张瞥了秘书长一眼。

“我不眼红啊。”

秘书长打完了哈欠，回头问市长，“庾市长，这个矿山机械厂，是你调研的最后一家了吧？”

“怎么，厌战了？”

“哪里哪里。”

秘书长急忙装出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这些日子跟着你走，真学了不少东西呢！”

“庾市长，你不知道，这老秘是馋酒喝了。”

司机与秘书长总有逗不完的乐子，“市长今天开恩，让他喝一顿吧！”

“混小子，好好开你的车吧！”

就是喝酒，也没你的份儿。

秘书长跟着新市长考察了一个月的市情，屁股差不多要晃荡碎了。

他真羡慕那些个副市长，人家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市长到他们分管的地盘调研，他们陪几天就可以了；他却不，作为搞综合的人，他得从头跟到底。

要不是那些个惊心动魄的问题和新市长耳目一新的处世风格刺激着他的神经，他的身体和精神早就受不了了。

一栋栋厂房饱经风雨侵蚀，荒无破朽了。

办公楼前磨损的石阶两旁，还耸立着两尊十多米高的巨大石柱，显示着当年的庄严和辉煌。

走入厂院子，满地是积雪，四周冰雪覆盖的残壁断墙上，一条条充满高亢激昂情绪豪言壮语的大幅字块斑驳陆离，依稀可见。

“庾市长，欢迎你啊！”

矿山机械厂金厂长的嗓音有些嘶哑，加上他那干巴巴的体型和一身黑布料的衣服，看上去不像一个国有企业的厂长，倒像是刚解放时农村贫协会的主席。

他身后的三位副厂长、三总师分别与庾市长握手、寒暄着。

“庾市长，咱们先到办公室？”

后面车上，分管工业的铁玉副市长走下来，拿出一半主人的架势。

<<京官下派>>

“先在厂区走一走吧！”

“庾明说。”

“呵呵，没啥看的。”

“铁玉耸了耸肩膀，“停产好几年了，除了看厂护院的，根本就没几个人上班。干脆，进办公室吧！”

“要是那样，咱们就不用来了，在政府楼里听他们的汇报算了。”

“庾市长风趣地否决了他的主意，率先朝厂区走去。”

“既然庾市长要看，那就看看。”

“此时，精明的秘书长注意到，金厂长与他的同僚迅速且又机密地交换了一下眼色。这就是昔日大名鼎鼎的蓟原矿山机械厂吗？”

八里厂区，人烟俱寂。

机器停止了工作时的轰鸣，一栋栋高大的厂房，像一座座安静肃立的墓地，在北国寒天里凄楚而悲凉。

一台台大型机械加工设备，被厚厚的蜡纸裹着，外面的包装布上大大地写了一个“封”字。往日最红火的车间，冷冰冰的毫无生气。

那巨大的空气锤无力地瘫痪在地上，像是被打倒的大力士，无言地倾诉着它的失落和悲哀。庾明一阵心寒。

“市长，别看了，回屋里吧！”

“铁玉和金厂长盯着庾明的身后，似乎不愿意这荒凉的景象过多地映入他的眼帘。”

“再走走。”

“庾明却坚持着，眼睛看着太阳洒在一堆堆废金属块上的光辉，在雪的映衬里，那金光熠熠的闪动让他感到有些刺眼。”

“前面是铆焊车间吧？”

“庾明问道。”

“庾市长，你，你过去来过我们工厂？”

“金厂长诧异地问道。”

当然，庾明当然来过。

十几年前，他在蓟原大学毕业前的毕业设计，就是在这儿搞的。

那时的他，纯洁天真，天天梦想毕业后能留在蓟原，做个城市户口的市民，与他同乡的恋人一起脱离农村，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是的，这儿就是最大的车间——铆焊车间了。

那列兵一样的自动氩弧电焊机，当年是何等威武啊！

它们吐出一根根电缆线，像一缕缕瓜蔓儿，遍布车间工地。

电源开启之后，每根缆线头上都会开出一朵朵绚丽的焊花儿，火花儿闪闪烁烁，把车间映得通亮。

到了，五号机。

正是他当年实习的工作岗位。

五月的天，车间里的人们已经热得脱了外衣。

庾明记得自己穿上厚厚的劳动布料的工作服，拿起焊钳，将夹起的焊条重重地敲击在天车吊来的金属焊件上。

“嗡嗡——”电焊机启动了，焊条顶头的电极与焊缝阴阳相聚，发出灼热的温度和耀眼的光芒。

在“哧哧……”电流的歌唱里，一支支焊条被烧灼、被融化，焊水温柔地淌落在两块金属的交接处，最后将它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忽然，叮铃铃铃，悦耳的铃声响动，天车开过来了。

与他一起来厂实习的同窗女友花美蓉在天车的小窗口探出头，朝下望着他，露出甜甜的笑。

等她看见质检工人师傅检验了他的焊件，满意地点了头，她便在天车上冲他招招手，算是给他一个奖赏。

那时的庾明，简直被工厂、车间里火热的生活迷住了。

<<京官下派>>

每次他焊接合格的工件被她的天车拉走，一股幸福的暖流便涌入全身：他是一个男子汉了。

他可以用自己的双手，为社会、为工厂，也为自己未来的妻子奉献点儿什么了。

斗转星移，今非昔比，当年的火热生活，已经成为美好的记忆。

眼下的焊机们，已经铁锈斑斑被覆盖在厚厚的尘土里了，一团团的焊线被捆绑在一起，丢弃在墙角，与层层蜘蛛网为伴了。

一个现代化的机械加工企业，怎么说垮就垮了呢？

听说，蓟原市为这个工厂的复苏是动了脑筋的。

前些年，精明的蓟原人率先让这个厂子申请破产，一下子就卸去了几个亿的债务。

可是，轻装上阵的矿山机械厂，并没在人们的期盼中再现辉煌，而是从此一蹶不振了。

“庾市长，外面天气冷，到此为止吧！”

铁玉和金厂长不断地提醒着他。

可是，他的脚步，无论如何也难以停下来。

他的心里热腾腾的。

他不相信，这个当年的机械巨人会真的这样倒下去。

那些在国内机电行业首屈一指的科技人才，那些个技术娴熟的一线工人，曾生产了多少令国内外客商交口称赞的一流产品啊。

在他恍惚的记忆里，外埠码头上一台台铸有“MADE IN CHINA”的大型机械设备不止一次地映入他的眼帘。

在异国他乡，他不止一次、不止在一个国家看到过用中文和外语同时标注的“中国蓟原—矿机制造”，那时，他的心里是何等激动啊！

在他虔诚的意念里，在还游动着一丝期望的渴盼里，他的脚步不停地迈动着，向前、向前……一直走下去。

在这死一般的寂静里，哪怕能找出一丁点儿的生机来，也不枉此行了。

远远的，像春天里的第一声惊雷，像酷暑里的一丝清风，在一片萧条的静籁里，一阵阵铿锵的砸击声突然在宽阔的厂院里震响了。

哐！

哐！

哐！

一件庞大的重物在撞击着地球。

这声音好似一首庄严的乐章，砸得人们心头回肠荡气。

“什么在响？”

“庾明的精神为之一振。

“是护厂的工人，在检修什么吧。

“金厂长眼睛里有些慌乱。

“去看看！”

“庾市长，这……”撩开厚重的棉布帘，一阵阵颤动的热浪突然扑过来。

这正是他所熟悉的锻造炉前的闷热啊。

空气里弥漫着汗臭和霉味儿，锻造工人热得光着膀子，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一个巨型铁饼圆形的模型正在锤炼而成，这无疑是某大型设备的底座。

再往前看，一副迷人的景象令人们惊呆了。

宽敞的装配线终端，一台巨型采油样机正在匀速转动着。

它一上一下，在微弱的动力牵引下，靠着精巧的设计，各个部分自如地运转着。

“磕头机！”

“庾明一下子叫出声来。

他大踏步走过去，一面欣赏着这巧妙的杆件组合，一面用眼睛的余光瞅着两名工作人员做的运转记录。

庾明看明白了。

<<京官下派>>

这是在试验一种新设计的抽油设备。

“哦，庾市长，这是工人们闷得慌，私自开车玩呢！”

“哼，好好玩吧。”

“庾市长，你看，快到中午了，”金厂长看了看手表，“我们还没汇报呢。”

“这是最好的汇报。”

“庾市长毫不理会金厂长的焦急，迈开步子，留心地向四周搜索起来。”

突然，从一道半掩的小门缝里，庾明隐隐约约发现了两道车轮轧过的痕迹。

哦，难道这是个出口？

再顺着痕迹循去，他看见了一条窄窄的水泥小路，冲着厂院深处的一栋小灰楼伸展开去。

“小张，把车开过来！”

“庾市长突然大喊了一声。”

车子顺着那条小路飞驰而去。

“庾市长，那是别的企业租用的我们的厂房啊！”

“金厂长跟在车后面大声喊叫着。”

可是，拦是拦不住了。

他们的市长手疾眼快，抢先一步跨进了小灰楼的大门。

与外面破落的厂子院相比，这座神奇的小灰楼里别有洞天，简直就是一处世外桃源。

一进楼，眼前呈现了一个宽敞开阔的大厅，厅顶部呈拱形，透透明明的，阳光温柔地照射进来，室内温暖如春。

厅中间，是一片养护得极好的绿茵茵的草坪，一排排喷水孔浇灌着嫩绿的草儿，散发出雨水一般的气息。

人们一边惊讶地看着这迷人的仙境，一边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芬芳的空气。

信步走去，第一层像是销售公司。

一进门，小姐便礼貌地起身问好：“先生，欢迎你的到来。”

本公司销售现代化的数控机床、最新设计的节能锅炉，代表先进潮流的抽油设备，还有，已经占领了海内外市场的JY08式挖掘机。

“谢谢，请展示你们的样品。”

“此时的庾市长变成了采购商。”

“好的，先生请看！”

“小姐按动电钮，壁墙上的遮帘迅速地拉开了。”

一张张放大的介绍新产品的幻灯片接连不断地打在银幕上，使人们惊心不已。

在这儿，庾市长再次看到了那令他激动不已的八个大字：“中国蓟原—矿机制造”。

“老金，你这是演的哪出戏啊？”

“此时此刻的铁玉，已经呆若木鸡了。”

就像一个陌生人的闯入，突然发现了自己心中长期保存的一种绝对不可示人的秘密。

城府颇深的金厂长不断地擦着额头渗出的汗水，脸上出现了一种冰凉失望的神色。

“老金啊，今天，我可不客气了。”

“庾市长揶揄地开着玩笑，顺手指了指楼上。”

“好啊，庾市长，你可真是火眼金睛。”

干脆，我今天豁出去了，全盘端出。

走，请上楼！

“那颤抖的声音潮潮的，听起来有些悲壮。”

二楼入口处，并没有什么标志。

庾市长带领人们推门而入，一片浅蓝色的光线令人们觉得满目生辉。

机房！

计算机机房！

市长眼睛一亮，看到在PVC板隔开的一个个小单间里，工作人员手握鼠标，盯着彩色显示屏的屏幕，

<<京官下派>>

紧张地操作着。

清一色的美国戴尔品牌机！

再看看屏幕上的内容，更让他感到惊讶。

这儿实施的，是最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一套完整的CAD工程。

“底座、连杆、油轮、臂轴……”盯着五颜六色的界面，庾明嘴里念叨着，在一个小伙子身旁坐了下来。

“小刘，市长来了，快起来，向市长汇报……”金厂长提醒自己的部下。

“啊，市长？”

！

“小刘的思路还陷在脑力开发的深处，猛地听到厂长的喊声，吓了一跳。

“小伙子，劳驾！”

“庾市长微微一笑，一屁股坐下去，顺手摸过鼠标，在桌面上画拉起来，“小伙儿，你的内容，保密吗？”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对市长，我们无密可保。

“小伙子风趣地说。

“呵呵，还说无密可保。

“庾市长接过话茬儿，“今天，我差一点儿让你们金老板给蒙了！”

“啪嗒啪嗒，庾市长手中鼠标一动，计算机退出了现有程序。

接着，他打开网络，选了一个熟悉的浏览器，顺手敲进了查询内容，一个一个的网址显露出来：——美国希尔图公司——加拿大格尔利特大学——德国EGCC公司……这些个世界闻名的专搞设计工程的公司和研究机构，被中国蓟原市的市长一一访问着。

“你们用的是什么技术？”

“这要看用户的要求了——有的用户要求我们用德国技术，而大部分用户喜欢使用美国ASME规范设计。

“那，我们的‘国标’，得经过转换吧？”

“是的。”

“麻烦吗？”

“是很麻烦。”

但是，对于计算机来说，不难。

“市长，看来，你是个计算机内行，网络高手啊！”

“咱们一样，都是网虫。”

“鼠标画画点点，进入了“电子邮箱”。

在“收件箱”里，出现了一叠邮件。

其中，一份信函标题上，出现了“预订装卸臂200套”的英文字样。

“你这设计者还负责推销？”

“我们厂长说，技术与市场不分家。”

“真的，这是真的？”

庾市长又要开口时，喉咙一下子哽住了。

在“收件箱”里，他看到了成批量的订单，简直有点儿不敢看下去了：那一张一张用不同文字发来的催促发货的函件，让他看得眼热。

这个对外宣布停产歇业的工厂，怎么敢接这么多的订单？

挖掘机、催化裂化锅炉、节能抽油机，一订就是十几台，一台就是一千多万元，这个连烟都不冒的破产企业，材料库里空荡荡的，已经无料可存，成品库里也早就无货可发了。

他们究竟采取了什么办法，才能保证按期生产出这么多的成品，并保证按期交货？

这个表面上破败萧条的工厂，暗地里竟做着几十个亿的巨额买卖？

难道他们？

<<京官下派>>

除非是……庾明的手一下子停止了操作，眼睛怔怔地盯在屏幕上。

“庾市长，我们再往前走走？”

“铁玉提醒着他。”

“嗯，好了！”

“庾市长连忙站起身来，向小伙子握手道别。”

走时，悄悄地俯在小伙子耳边，低声地问：“一个月挣多少钱？”

“工资300元，奖，奖金……一万！”

“哦？”

“庾市长先是一愣，接着“扑哧”一下乐了。”

这一下，他清楚地洞察了矿山机械厂的全部实力。

在蓟原这块地面上，他发现了一个地下聚宝盆。

房间不大，屋子里单调、空荡，人们一进来，挂在天花板上的电线东摇西晃，灯光也随之摇曳不定了。

这是金厂长简陋的办公室。

上级来了领导，他都在这儿接待。

“金老板，如果客户来了，我想你不会往这儿领吧？”

“庾市长一进屋，就敲打起金厂长来。”

金老板目光忧郁，张了张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你呀，应该弄一幅《陋室铭》的条幅挂在墙上，这才与你的寓意相配呢！”

“金老板坐在那儿，仍然沉默着，一双眼睛直直地瞅着窗外，一脸的无可奈何……冬阳下，一抹微弱的光线勾勒出工厂远处的轮廓。”

事情败露了，一股沮丧的情绪充斥着金厂长的全身。

他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琢磨着用哪种办法还可以做适当的补救。

“金老板，说吧，”庾市长点燃一支烟，长长舒了一口气，“你是‘坦白交代’呢？还是由我揭穿你的老底儿？”

“屋里静静的，空气沉闷而压抑。”

金老板吐着烟圈，完全没有了刚才的客气和谦恭。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新来的年轻市长，像是在谈判桌上凝视着自己的对手。

“老金啊，真有你的，暗地里，你干了这么大的事……”铁玉副市长一半是惊奇，一半是遗憾，晃荡着大脑袋，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

“庾市长。”

“沉默了半天的金老板，终于开口了。”

他不在乎铁玉说了些什么，此时，这个副市长就像不在他眼前似的。

他的眼睛只看着新来的市长，“如果我没记错，你曾经在一家大型军工企业当过总裁，后来，又去欧洲念了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嗯，今天上午这一幕，别人可能看不明白，但你会看明白的。”

“庾市长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我想请求庾市长，今天的事，最好别向别人提起，就像没看见一样，行吗？”

“为什么？”

“因为，这消息一旦捅出去，这厂子就完蛋了。”

“怎么讲？”

“原因嘛，我不想多说”

<<京官下派>>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近年来，官场小说备受欢迎，因为这类小说的取材都与时政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揭秘性，让不在官场的人读懂官场的的生活，让身在官场的人更加自如的游刃于官场。

目前，很多刚入职的年轻人，把官场小说作为自己混迹官场的参考书，但官场小说不是生活本身，“小说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一个人若要成功，除了深度官场潜规则之外，还需自身的努力。

《京官下派》一书，描写一个有关系的后备干部在被下派后遇到的艰难险阻，无论是遭人暗算，还是妻子偷情，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性。

当今时代，人们的欲望（包括情欲，官欲等）等处于剑拔弩张的地步，责任感缺失。

《京官下派》揭露京官下派的内幕，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实属一部好作品。

——某机关公务员 子涵 《京官下派》一书的主角是极其暧昧的一个角色：京官。

众所周知，京官下派，名义上是到下面锻炼，实际是为了更好的提拔。

而官场如战场，小说主人公庾明本是中央某部的后备干部，被下派到北辽市任市长，不料，却遭到北辽原有势力的排挤，庾明不仅没被提拔回京，反遭北辽势力暗算，丢去了市长的位置，庾明的老上司李部长，为庾明安排新的任务，庾明不仅查出了北辽市的经济漏洞，也彻底揭开了“官场”中人人不得言传的潜规则：无论是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矛盾，还是正义与龌龊之间的真实界限，成功与失败都透露出一股无法宣泄的无奈。

官场就如战场，稍有不慎，便会粉身碎骨，万劫不复。

——天涯读者 万劫不复

<<京官下派>>

编辑推荐

《京官下派》名义上是到下面锻炼，实际是为了更好的提拔。
可波诡云谲，风云莫测，得势者却失了势，失意者反得了志……京官被下派地方，有备而来，备而有用。

地方官力保官位，排挤打压，有备有患。

《京官下派》生动还原当今中国官场的百态图，直露常人所未见的官场潜规则。

<<京官下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